



印度中部学校师生学炼法轮功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印度法轮功学员来到印度中部城市纳格普的两所学校教授法轮功功法。

吉杰玛特学校（左上图）校长杰尔坎先生安排了三百多名大学生和高中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等候学员们教功。法轮功学员向学校

的师生们讲述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功）及“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向三百多名师生教授了五套功法。校长和许多老师都说这个功法好，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向学员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功法。

在圣十字修道院学校（右上

图），校长玛雅·合舍卡女士询问了法轮功被迫害的详情。校长对修炼法轮功非常感兴趣，要求播放法轮功师父教功的视频。校长与部分师生们一起学炼了功法之后，表示法轮大法如此优美，炼功音乐祥和悦耳，动作轻柔舒缓。她同意为其他学生再开设法轮功课程。◇

荷兰电视台报导法轮功

荷兰 AT5 电视台在阿姆斯特丹和周边城镇是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台。由于荷兰法轮功学员常年在阿姆斯特丹地区向当地民众展示功法及介绍法轮功，祥和舒缓的功法引起了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记者的注意。

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晚七点四十一分，荷兰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法轮功的报道。节目拍摄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炼功场景，并且采访了现场几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迫害的经历。与此同时，电视台也在其网站上登出了相关文章，题为：“被禁止的中国团体在阿姆斯特丹公园里打坐炼功，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团体呢？”

报道中写到：每一位经过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西部公园、东部

公园的行人，都看到过中国式的炼功团体——法轮功。这种功法，看上去象是一种瑜伽，但是，在这第一印象的后面，其实有很多因由和故事。

法轮功学员吴先生介绍说，法轮功不仅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很多内在心灵方面的因素，能使人放松。在中国有上亿的群众修炼法轮功，在当时曾经是中国的一个大型群众团体。

据称，由于法轮功在社会上的发展速度特别快，并且提升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从而让中国政府视为削弱了共产党独裁体系的影响力，所以中共就开始严厉打压法轮功。

在东部公园的炼功点，有很多是曾在中国经历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男士曾是中国大



荷兰阿姆斯特丹 AT5 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法轮功的报道

型公司的高管，他说，中共警察曾在给他喝的茶水里下毒。一位女士曾经被判刑四年，导致她不得不跟年幼的孩子分开。还有一位男士经历了十四年的铁窗和酷刑生涯。

此次荷兰电视台对法轮功的报道，是继美国福克斯新闻 11 台播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报导后，西方主流媒体深度介绍法轮功及其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真相的电视节目。随着法轮功学员二十年来持续不断的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暴行，西方社会正在逐渐了解中共的虚伪及残暴。◇

你知道大陆当年收视火爆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吗？你知道剧中的三阿哥弘时吗？由青年演员姜光宇扮演的这个三阿哥是剧中无法忽视的一个亮点。

随着《雍》剧的热播，姜光宇也打开了事业的一片新天地。之后，他的片约越来越多，接演了一系列热门电视剧集。

可是，眼看着事业开始渐入佳境的姜光宇，却无奈地选择了离开那片他热爱的土地，影迷们叹息这是为什么？

当名利与信仰冲突时

一九九九年八月，央视的一个剧组邀请姜光宇拍一个20集的开年大戏，扮演剧中的男二号。签合同前，制片主任拿出一张表，让他填一下并签字。原来当时国家级电视台的剧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演职人员等，都要填这个表，证明本人和家属都不修炼法轮功。

姜光宇看了看这个表，略做沉吟，然后看着制片主任说，“对不起，我不能填这个。”主任问为什么？姜光宇说，“我就炼法轮功。”制片主任吃惊地看了姜光宇半天，然后还是不甘心地劝他道，“只要签个名就行，你就悄悄炼，也没人知道，剧还是照演嘛，这可是开年大戏呀！”姜光宇跟他讲，“我们修炼的第一个字就是‘真’，我不能说假话。如果我签了就是在说假话，我不会背叛我自己的信仰。”就这样姜光宇放弃了这样一个机会。

曾经的姜光宇为了



“三阿哥”的选择

追寻自己的演员梦，在读大一计算机专业的时候，为了筹集能到北京的费用，他背着严厉的父亲，辍学去打工挣钱。经过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学习，开始了闯荡演艺圈的历程。作为没有任何知名度的新人，就得从跑龙套开始做起。那段时间，姜光宇吃尽了苦头。最艰难的时候，兜里就只剩下10块钱了。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渐渐在演艺圈崭露头角。

然而，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当事业的成功、名利频频向他招手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一切。他会后悔吗？

姜光宇回忆说，“我走出剧组大门之后呢，其实我心中是为自己暗暗地喝彩。我只是为了这个正义的道路，为了坚守他，而损失了那么一点点，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心里为自己感到骄傲。”

最有意思的是，姜光宇刚刚拒绝了这个机会之后，立刻就接到了另一个剧组的邀请，这个剧组正在寻觅主要角色的演员人选。姜光宇坦诚地告诉导演，“我刚刚离开一个剧组，我退了一部戏的男二号。”导演问为什么？姜光宇告诉导演因为修炼法轮功。导演听完后，愣愣地看了姜光宇一分多钟，才说，“小伙子，你真坦诚啊。冲着你这份勇气，我这个戏的男二号就是你了。”这个戏就是《静静的叶尔羌河》，是在央视二套播放的。

无悔的选择

姜光宇是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他坚信真善忍没有错。为了说句公道话，他两次来到天安门上访请愿，结果两次被抓。二零零零年四月，在被非法关押一天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得获了自由。出狱后走在北京的街头，他感慨万千，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那个他无限热爱的演艺事业之门已经被中共封杀了。而且他的人身安全也时时受到威胁。最后他无奈地选

择了离开那片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土地。

在海外留学，在加油站打工。走在纽约街头，看到好莱坞大片的熟悉的场景，光宇留恋地驻足观看，回忆自己曾经风光无限的生活。很多人问他，你后悔吗？他说，“在你追求理想和信念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有所失去，有得就有失嘛。那么当你权衡之后，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东西，那么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让你留恋了。”

艺术生涯重放光彩

2019年，在离开演艺事业近20年之后，一部《归途》让姜光宇的艺术人生再次绽放光彩。

《归途》讲述了一位影视明星，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之际，突然遭逢意外打击，被诊断出罹患癌症，生命只剩下了最后三个月。陷入绝望的主人公，在决意远遁他乡放任生死之时，却突然峰回路转，一场生命的奇迹就在此时发生了。

今年五月，新世纪影视基地出品的华语故事片《归途》，一举斩获2019年美国阿克莱德电影节剧情长片“最佳成就奖”，导演“最佳成就奖”，主演姜光宇也因在片中的出色演技而获得男主角“最佳成就奖”。

对于过去的经历，光宇认为那是一笔珍贵的人生财富。就像《归途》中的王浩然的故事，经历生命的大起大落及冲击心灵的重大人生抉择。现在，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期待为观众献上更多、更好的作品。◇

清原县郑广发、金凤芝夫妇被迫害经历

辽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郑广发、金凤芝夫妇，二十年来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长期遭受中共不法人员骚扰、监视，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判刑。

下面是摘录部分郑广发诉述的遭遇：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一日，妻子被南口前镇派出所警察王德刚强行绑架，送到清原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送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一年元月二日，南口前镇政府又办洗脑班，妻子还被关在马三家，我抱着孩子绝食抵制。四日，我被强行送进清原看守所，孩子被母亲接去。非法关押五个月，又被送进抚顺武家堡教养院强关一个月。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早七点，从院外传来：“郑广发在家吗？”妻子闻声望去，有三个陌生男子正向我家走来。妻子回答道：“没在家！”他们转身走了，妻子赶紧回屋告诉我，我们就赶紧把门锁上，从后窗户逃走，向后山奔去。我们刚走五分钟，我们家就被团团包围了。

从此，我们夫妻被迫流离失所。

由抚顺公安一处伙同清原县公安局，出动五十辆警车，开足马力，

直奔南口前镇，每到一处，就把大法弟子家团团包围。这些人闯进大法弟子的家就象扫荡一样，到哪哪家就一片狼藉，看见大法弟子就抓。就连正在办丧事的大法弟子家也不放过。此次迫害，他们认为我是头，他们第一个去的就是我家。

我家被监视了一个多月，五一前后，妻子回家种地，被村干部颜秀荣（书记），张树海（会计，已死）发现。晚上，妻子在隔壁邻居家住的，听到我家人员不断，小狗一直叫个不停，下半夜两点半左右，才没有动静。

妻子从后窗进屋，拿了点钱和衣物，穿越山地，走了近两个小时，才打车去抚顺，暂住了两个月后，去清原县打工，后来就被迫定居在清原县。听说，妻子那次回家，从村向外出的几个路口都有人在把守堵截。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夫妻同一天先后被抚顺市公安局一处及清原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清原镇天桥派出所、遭到刑讯逼供，第二天被送进清原县看守所，半月后，强迫送往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半个月。

二零一一年五月末，我在上班的路上，被清原县国保大队警



中共刑具：
铁椅子

察绑架到清原县看守所并被抄家，在看守所非法关押半月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

进马三家就被罚站，教养院整天播放诽谤大法的电视。我不配合，王队长就扇我耳光，当时教养院正在赶制一批奴工活（加工服装），几天后就把我叫去蹬缝纫机直到出狱。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晚，我妻子和两位同修，在南口前镇北口前村公路正准备要挂真相条幅时，被抚顺市国保支队彭越等七、八个便衣警察绑架，一个年轻的警察非法审讯妻子，扇妻子耳光，用拳头打妻子的胸口，到刑警队后，把妻子关押在一个屋子非法审讯。妻子在铁椅子上坐了一宿，第二天下午，被送到抚顺新抚区福民派出所非法审讯。傍晚，被送到抚顺市看守所。后被非法诬判三年半，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在监狱里，先被关进小屋里，在小屋共呆了四个多月后去车间干活，期间不让家属接见。◇

抚顺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周守艳被绑架

周守艳，女，五十五岁，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在清原县火车站安检时，被查出手机里有真相内容，现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第一看守所，家已被抄。

抚顺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张秋香遭绑架

抚顺望花区五老屯法轮功学员王秀莲、张秋香于2019年8月20日（星期三）在南沟集市讲真相，被绑架，当天7、8个警察非法抄

家，王秀莲家大法书被抢，因王秀莲丈夫生活不能自理，当时也被吓住，抄家者共搜出多少钱不知道，只是最后还给他5万元，另说5100元是真相币拿走没收。

据知情人说王秀莲家不止有5万现金，但具体的情况，只有王秀莲本人知道。张秋香家情况不详。家属去古城子派出所交涉，片警小东说是市国保大队让抓的。

王秀莲、张秋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南沟看守所。◇

法轮功何罪之有？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妨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他们从未提出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国保队长家庭 不幸的根源在哪里？

【明慧网】明慧网 2019 年 8 月 4 日有一个报道，说原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国保大队大队长田萍（现年六十四岁），其丈夫患直肠癌至今没有痊愈，需要长期服用抗癌药物进行控制、治疗，而唯一的一个儿子则患急性髓系白血病，病情十分严重，被送进抢救室，医疗费用十分惊人，据医生介绍：仅骨髓移植一项就需要五十多万，再加上前期化疗的费用和移植后抗排斥药物治疗的费用，不会少于一百万元。

田萍在求助信中声称：“人生无常，我们一家都是警察，为人民服务一辈子，万万没想到晚年却经历这样的变故……老天为何要这样对我、这样对我的家庭？”

田萍二零一零年退休，在晚年遭此巨大的人生变故，让人深感遗憾。从田萍的求助信中，我们能感到田萍所受的身心煎熬：服侍病人的劳累都不用说了，至亲身患绝症，随时可能撒手人寰，心理上的承受和忧惧，还有那一个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

田萍在求助信中提到了“人生无常”，怨恨“老天”为何对其不公。这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太多痛楚和苦难，且看不到人生的出路后发出的感慨，充满了无助、疑惑和无奈。但是万事皆有因由。

田萍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

零一零年退休前，积极参与并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

法轮功学员耿德新，原在武警四川总队攀枝花支队服现役，警衔为上尉。因坚持信仰，被强迫复员回乡。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耿德新被攀枝花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便衣特务绑架，关押到看守所，因不配合提审，攀枝花市东区国保大队女大队长田萍和两个警察到看守所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蒙上黑布头罩，以电击、吊铐、毒打进行刑讯逼供。

法轮功学员罗俊玲，四川省会理县糖果厂厂长，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因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抓捕，关进攀枝花市看守所，其间被国保支队的恶警张柏林、田萍等轮番折磨：用打火机烧手心脚心，用树枝戳脸部穴位，用带铁腿的凳子凶残地打她，直到铁凳被打得分了家，最后将无凳面的铁架子干脆套在她头上，用尽残暴卑鄙的手段，她几经昏迷，又几经被冷水浇醒。罗俊玲被摧残得几乎无法行走，全身乌青，目光呆滞。二零零三年三月，罗俊玲被非法劳教一年，被迫害得不会讲话，骨瘦如柴，于二零零四年元月二日，年仅三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罗俊玲含冤离世。

如果在二十年前，田萍能想到“老天”，能意识到“人生无常”，



神目如电，善恶有报分毫不差。共产党的无神论毒害了很多中国人。据明慧网统计，20 年来逾两万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想的起“人在做，天在看”，“老天有眼”“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些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过了无数辈人验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真理，也许就不会为了能往上爬和为所谓的立功受奖，而对善良的父老乡亲痛下毒手：绑架、抄家、毒打、酷刑，刑讯逼供，诬判……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恶事，或许不至于有今日人生的痛苦和偿还。

从求助信看来，田萍至今还没明白自己一家人遭受不幸的根源。还以为自己当年在“为人民服务”，田萍的这种心态和错误认识在中共各级政府、公检法司人员中，特别是所有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中很有代表性：把整人当工作，把迫害好人当事业来做。

要知道，迫害修炼人的罪业太大了。法轮功是真正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害自己。田萍的不幸，是她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成为共产党的牺牲品。

对田萍及与田萍类似经历的公检法人员，唯一能真正解脱苦难的办法是找到还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真心地道歉，向法轮功师父忏悔自己的罪行，发出悔罪的郑重声明，请法轮功学员帮助自己和家人三退（退出党、团、队），同时你与家人一起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真能做到时，真的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罗俊玲，原四川省会理县糖果厂厂长，曾被关进攀枝花市看守所，被国保支队恶警张柏林、田萍等轮番折磨，被吊两天两夜。